

ZHONGGUO
XIANDAI WENXUE
MINGJIA
JINGDIAN WENKU

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经典文库

张恨水

作品

春明外史
下

张恨水

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经典文库

春明外史

张恨水 著

(下)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第五十八回 大好少年身转同脂粉 可怜旧舞地来阅沧桑

却说皮日新跑到学校里来上课，又碰到是礼拜，就笑了回去。走到半路上一想，且慢，不容易起一个早，到学校里来，来了又要跑回去，家里人知道了，也要笑话。有了，今天是礼拜，一定有早场电影，且去鬼混两个钟头，到了上午再说。主意想定，立刻就到电影院来。里面早是人声嗡嗡地，座位上挤满了男男女女，找了两个圈子，也没有找到座位。看见椅子上，放了一顶帽子，便问隔座的人道：“劳驾，有人吗？”那人眼望别处，随口答应道：“有人。”及至回过头来一看，笑道：“哦，密斯脱皮，坐下罢。”皮日新一看，却是同班的文勤学。说道：“久违久违，一个人吗？”文勤学道：“刚才没有看见你，所以说有人，其实我是随便把帽子扔在这儿呢。”皮日新低声说道：“哦！我明白你的用意了。故意将自己的帽子，占了一个位子。是男性的来了哩，就说有人。异性的来了哩，也不说什么，将帽子拿在手上，让人家坐下，你说对不对？”文勤学道：“你既然知道，当然也干过的，还问做什么。”皮日新笑道：“你这种试验法，有点成绩没有？”文勤学道：“老实说，看电影，我是难碰的，不是换片子就来，哪有这个机会？”皮日新道：“你们也有一班逛的朋友，不看电影，干什么？”文勤学道：“和你一样，天天听戏。”皮日新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唉！我不听戏了。”文勤学道：“为什么？你这话里有话。能不能告诉我？”皮日新道：“现在瞧电影，回头把电影瞧完了，我再告诉你。”

这文勤学也是个好事的，电影场完了，就把皮日新找到公寓



里去，继续地问他为什么不听戏了。皮日新一肚皮忿恨，哪禁得人家一问，当时就把捧小珊瑚一段故事，从头至尾说了。文勤学道：“哪是你要捧坤伶，落得如此。你若是捧童伶，花钱不多，也就有得玩了。不说别的，第一种制行头的钱，可以不必花。捧童伶的，学生居多，也没有金大鹤那样大阔老，你加入我们的团体，包你高兴。”皮日新道：“不干不干，我已经觉悟了，以后我要开始读书，不鬼混了。”文勤学道：“读书为什么？为毕业。毕业为什么？为谋事，解决饭碗问题。但是你看看，多少不识字的人，做大官，发大财。如此说来，可见得读书不读书，简直没有关系，就是把毕业来说，我们运动了查堂的人，点名簿上，是不会缺席的。到了考期，反正有范围，把范围以内的讲义，下工夫看它两天，总可以打它一个抢手急。况且同学正在这里进行废考运动，说不定以后简直不考。那么，你凭什么还要急于上课？”皮日新道：“多少总要求一点知识。”文勤学道：“你不要瞎闹了，求什么知识，你还打算得博士的学位吗？我刚才已经说了，不认识字的人，一样发大财。求知识和不求知识，还不是二五等于一十。”皮日新还要说时，文勤学道：“不用说了，你觉悟了，你要读书了。以后是努力奋斗牺牲，三句口号，一齐同进。不过今天是礼拜，你就要上课，也没有课可上。不如在我这里午饭，吃过饭，然后一道出城去看戏，你看好不好？”皮日新道：“可以可以，不过我已不听戏了，没法子回礼。”文勤学道：“谁要你还礼？你只要多叫几个好儿，义务就和权利相等了。”皮日新笑道：“看在朋友面子上，我去一趟。”两人在公寓里吃了饭，一直便上水平戏园来。

这天正是明秋谷履行条约烦汪莲卿郑蓉卿两人唱戏的日子。那天在饭馆子里，他在贝抱和当面，许下此事，本来是信口开河，作个顺水人情，不料到了次日，贝抱和带着汪莲卿自上门来拜访，汪莲卿恭恭敬敬，给明秋谷磕了三个头。明秋谷看见，未



免有些过意不去，拿出一块钱，给汪莲卿买饽饽吃，一口承认，星期日必到。所以这天皮日新和文勤学到时，他们早就来了。明秋谷一见皮日新，笑道：“怎么？你也加入这边的团体吗？”皮日新道：“我今天是清客串，明天就不来了。我问你，昨天他们在饭店里闹，什么时候回去的？”明秋谷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管他呢！”皮日新道：“我知道，他们都没有回去。我一定要把这事做一篇稿子，寄到报馆里去登。”明秋谷道：“那何必？也太损些。”于是极力的劝了他一顿，又说：“我是一个老捧角家，什么气没有受过，我们只抱定取乐的宗旨，不乐就丢开，自然不生气了。”说话时，台上正演《打花鼓》。皮日新看那个花鼓婆，身段十分伶俐，便问文勤学这人叫什么名字。文勤学道：“他叫黄秀卿，出台还没有多少日子，正用得着人去捧。怎么？你很喜欢他吗？”皮日新道：“我看他倒还不错。”文勤学对贝抱和一指道：“只要这位贝仁兄和你帮忙，托他们师兄弟从中一介绍，他就可以和你相识了。要不然的话，让汪莲卿戏唱完了，我们先上后台去看看。”皮日新道：“这后台可以去吗？”贝抱和道：“可以去，敞开来让你去。”皮日新道：“那末，你就带我后台去看看。”文勤学道：“别忙呀，我们要听的戏，还没上台呢。”皮日新也会意，忍耐着把《玉堂春》、《汾河湾》两出戏看完。文勤学道：“你还等一等，让我打一个无线电，问一问去得去不得？”一会儿工夫，只见郑蓉卿在下场门帘子底下，探出半截身子来。他的脸虽然望着台上，却不时的把眼睛向这边包厢里瞭将过来。文勤学看见，伸出右手，摸了一摸自己的脸。那郑蓉卿立刻也摸着脸。文勤学又用手搔了一搔头发，郑蓉卿也就跟着搔了一搔头发，随后他就进去了。文勤学便问贝抱和去不去，贝抱和道：“我怕受包围，不去也罢。”程祖颐坐在后一排，今天却安安静静，一句好也没叫。文勤学刚把脸望着他，他把身子挡着前排包厢，用手摆了两摆，又努了一努嘴。文勤学一看隔壁包厢里，有十几个学生装束



的人，不时冷眼瞧着这边。他恍然大悟，程祖颐的敌党，今天来得不少，大概成心要和捧郑蓉卿的捣乱。程祖颐只要有举动，一定有反响的。便和皮日新丢了一个眼色，故意高声道：“我们回去罢。”皮日新也猜得了些，便说：“我还有事，早些回去也好。”于是离了包厢，便下楼来。他先问道：“刚才你摸摸脸，抓头发，那就是打无线电吗？在脸上是什么意思？在头发上又是什么意思？”文勤学道：“这个是我们的无线电密码。我们摸脸，是问你师傅在后台吗？他说不在，就摸脸，他说在呢，就摸嘴。我摸头，是问欢迎我来吗？能来他也摸头，不能来就摸耳朵。刚才我打两个无线电去问，结果都得了复电，成绩很好，所以我带你来。”皮日新道：“刚才你和我丢一个眼色，是不是说隔壁包厢里那班人？”文勤学道：“正是这样。他们捧的那个青衣刘菊卿，本来戏码在例第三的，因为我们把郑蓉卿捧起来了，刘菊卿就压下去了。他们一党，老是为了这个事不服气，无论如何，要把刘菊卿还捧起来。我们只要捧得稍过点火，马上就有反响。今天我们烦了戏，不敢叫好，就是这个原故。你不信，明天来瞧瞧，他们一定也要烦演的。大概烦演什么戏，都定了，只我没注意罢了。”

说时，两个人已来到后台的外院。这地方，远外一所茅厕，近处两只尿缸，西北风吹着，兀自有些臭味。院子里一地的大小顽皮孩子，有踢毽子的，有比赛烟卷画片的，有打架的。太阳底下一个老头儿，放了一破筐子大饼油条在地上，三四个孩子，围着油条大饼，和老头儿说话，乱哄哄地。文勤学一走进院子，一个唱小丑的孩子便问道：“找谁？”旁边一个孩子道：“他，你也不认得吗？”唱小丑的孩子对那孩子眨了一眼，又问道：“你找小寅子的么？你捧我不捧？”那个孩子，对他把头一伸，笑道：“就凭你那个脸子。”他们这一对小孩子，不知高低的开起玩笑来，弄得文勤学皮日新当着许多人的面，真有些不好意思。文勤学笑



着低低的说道：“别同，我请你吃油条。”那小丑也轻轻的说道：“文先生，你给我一吊钱，让我买别的吃罢。”皮日新道：“他不是说不认得你吗？怎样又知道你姓文？”文勤学道：“他怎样不认识？这些小孩子，坏透了，他是成心捣乱呢。要不给钱的话，我真叫起来，说是某人啊，你的相好朋友来了。你看，那时我们是见面说话好，还是不说话好？所以我干脆让他敲个竹杠，给他两个钱，让他走开。”说时郑蓉卿已经走出来了，对文勤学微微点了个头，笑了一笑。文勤学便给他介绍道：“这是皮先生，他是专门在报上做戏评的，我引你认识认识。”郑蓉卿又点了一个头。文勤学道：“我问你，你和黄秀卿要好不要好？”郑蓉卿道：“我们很好的。”文勤学对皮日新把嘴一努，低低说道：“他要捧他呢，你能不能介绍一下？”郑蓉卿对皮日新一望，笑道：哪有什么不可以？不过今天他的师傅在这里，我引他来见一见，你们别说话得了。”文勤学皮日新站在院子靠墙一边，离那些小孩离得远，所以他们说话，还不曾被人听见。郑蓉卿走到对面屋子里去，引着一个小孩出来，交头接耳，对着这边说话。那黄秀卿遥遥望见皮日新是个翩翩佳公子，早就有三分愿意。跟着郑蓉卿慢慢走过来了，却把一个手指伸到嘴里去，用四个雪白的门牙，咬着指甲。顿着眼睛皮，似乎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。皮日新便对他先点了一个头，问道：“你十几岁了？”黄秀卿轻轻的吐出三个字，“十四岁”。文勤学笑道：“你真是个好孩子，人家看你来了，你也不问问人贵姓。”黄秀卿这才指着郑蓉卿道：“他已告诉我了。”皮日新在身上摸了一摸，摸出一块手绢来，说道：“今天我没预备，没有带什么送你，明天再补送罢。”说毕，塞了一块钱在手绢里，一把交给黄秀卿。他接了手绢，早就摸着一块钱，欢喜着说了一声“谢谢”。说道：“请你明天来罢，我师傅买东西去了，就要来的。”说毕，便离开了。皮日新对后台又望了一望，这才回去。



到了家里一想，哎呀！我不是立了誓要上课吗？怎么又玩起来？无论如何，我明天还是继续着上课。但是黄秀卿约了我明天去，第一次我就失信，似乎对不住人。这样罢，明天是上半天上课，下半年听戏，以后有工夫才去，就不要紧了。好在池子里，他们每天有几个固定的座位在那儿，随时去，总可以有座位的。这样想着，自以为读书和玩，两不偏倚。不料这晚睡觉又睡晚了，次日醒来，已是红日满窗，拿出枕头下的手表一看，已到十点。皮日新一想，早半天是来不及上课了，吃了午饭再去罢。于是索性睡到十一点，慢慢的起来去吃午饭。吃过午饭，一看天上那轮太阳，四围一点云彩也没有，虽然十月天气，很是暖和。加上又没有刮风吹土，空气也很洁静。心里就想着这好的天气，至少也要在公园里走走，跑去上课，岂不冤枉？今天还是玩一天，明天再上课罢。主意决定，迳直就到永平园来。原来程祖颐他们在这里捧角，和看座儿的已经勾结好了。下场门一排定了六个座，他们无论来不来，或者来了坐包厢，这六个座位的钱，他们是按日照出。一定之后，看座儿的茶钱，越是加倍的给，所以这些看座儿的，对他们是极力奉承。现在皮日新既要捧黄秀卿，也就加入了这一个团体。当天黄秀卿出台，皮日新首先叫好，黄秀卿在台上把眼睛对他一望，便算知道他来了。

从这日起，皮日新是天天到这儿来捧角，那要实行读书的念头，早已丢之九霄云外。一日正从前门大街路边走着，由永平园回去。忽然有一个人在肩膀上拍了一下。说道：“老皮，我们好久不会了，你这一程子，怎样老不到四喜去？”皮日新一看，原来是富家驹，他在四喜捧晚香玉的时候，自己也在哪里捧小珊瑚。因此天天相会，居然认识了。因为两个人所捧之角，并不冲突，两人慢慢的又变成朋友。皮日新道：“原来是你。别谈四喜了，我是伤心极了。”富家驹道：“为什么伤心，你且说出来听听。”皮日新道：“这不是三言两语，可以说完的，改天再谈罢。”



富家驹道：“我也知道点，你和小珊瑚闹翻了。这很不算一回事，我出面给你转圜，你看如何？”皮日新道：“我有钱，哪里也好捧角，何必一定要捧她。”富家驹笑道：“你就不捧她，也应该去看看。你且先莫理她，看她怎样对付你呢。她依然对你好，那自然是你误会了。她对你不好，你也可以证明她实在无情无义。”皮日新道：“你这话也是，让我过一两天再来相约。今天是不成，我刚刚听戏回来呢。”富家驹本来也是听戏回来，皮日新既推改日，也就赞同，于是自回家来。走到家里，老二老三屋子里，都还静悄悄的。今天是新星社开游艺会的日子，老三大概是赶热闹去了。老二何以不在家，且去看看。便轻轻的走到门帘边，掀起门帘子一角，看他在做什么？只见富家驹伏在桌上，右手提起笔，左手用手指头指着纸上数道：“一五，一十，一十五。一双，两双，三双……”富家驹便走了进来说道：“你还做算式吗？”富家驹回头一看，连忙将手按住了纸，不让他看。富家驹道：“又在做什么香艳文字？不给别人看。”富家驹听他这样说，便道：“你拿去看，是什么香艳文字。”富家驹接过来一看，原来是一首排句诗，那诗是：

悲风吹落萧萧的黄叶坠入黑夜之深沉，
唧唧之蟋蟀在古墙之下而作断续之吟。

富家驹笑道：“头一句，费解得很。第二句，倒是清顺些，可是一句又有三个之字，不太多了些吗？”富家驹道：“这是求其语调和谐，不得不如此。”富家驹对他脸上望了一望，笑道：“怎么样？你还以为语调很和谐吗？”富家驹道：“无论如何，总比你赠晚香玉那种‘碧玉年华二八春’的诗，要强些。”富家驹道：“我看完了再说，先不和你争。”再看那诗是：

秋之神带来的肃杀之气如何的狰狞呀，
抛弃了的四弦琴弹不出刹那刹那之心鸣，
我心房充满了抑郁与悲愤而听此哀声。



我要蹂躏菊花之娇嫩与美术之神离婚。

富家驹道：“慢来慢来，你这本卷子，做得再好，我也不能取录。因为你犯了规矩了。”富家骏道：“新诗摆除一切束缚，要什么规矩？”富家驹道：“不能吧？你这首诗，似乎有韵，而且句子很齐整。”富家骏道：“你也知道念得有韵，句子很齐整，这就是节调的和谐呀。”富家驹道：“那末，把一句多一个字，或少一个字，行不行？”富家骏道：“既不要受拘束，那当然可以。不过我一派为求行列上好看起见，是主张字数要一律的。”富家驹道：“你的话，一会儿不要规矩，一会儿又要规矩，太为矛盾。这个我且不说，既是你的诗，主张每句字数一样多，为什么第五句多了一个字？”富家骏道：“不能吧？”于是拿着稿子，用拇指食指，比着数起来。富家骏道：“哎呀？真的，怎么这一句，多出一个字来？这是我没有算准，把‘抛弃了的’四个字，去了一个‘抛’字就行了。”富家驹道：“这样的诗，多了就减少一个字，少了就加上一个字，岂不是硬凑成功的。我不敢恭维你这种排句体。还不如老诗七言五言，嘴里一念就是，省了这一五一十数字的工夫呢。”富家骏道：“老诗要平仄，要押韵，多么拘束。”富家驹道：“你这样一双一双的数着字望下做，你以为还不拘束吗？”

两个人，正在争论不下，只听窗子外面，有人噗哧笑了一声。富家骏伸头一望，只见杨杏园背手立在走廊下，便不作声。富家驹道：“好了，我们这是非曲直，自己是解决不下来，请杨先生评一评这个理。”便把杨杏园叫进来，将诗给他看了，问究竟是旧诗好呢？还是这种排句诗好呢？杨杏园笑道：“你这个官司打不得，打到原告一家来了，我是个学旧诗，填旧词的人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叫我评这个理，你以为我应该怎样说呢？不要谈了，来来来，我新学了一套月琴，自己还不讨厌，我来弹给你们听听。”说时，一定要他俩到后面来，便端坐一旁，弹了一套《风入松》。他俩人被清越的弦声一激动，不由听了下去，便把新



旧诗的争论，丢开了。杨杏园将月琴一放，说道：“好是不好，比拉胡琴，容易受听多了。”富家驹道：“我就很喜欢音乐，凡是浮躁或顽固的人，都应该用音乐来感动他。”富家驹笑道：“你这话是对的，不过你所喜欢的那个音乐，锣鼓喧天，耳朵都要吵聋，恐怕不足以调养人的性情。”富家驹道：“你说皮簧戏，都是锣鼓喧天，没有感动人心的吗？”富家驹道：“我敢下句断语，决计没有。”富家驹道：“好，我空口和你争论，决计是争你不过的。明天空一天，后天我烦出戏请你去听听。我好久要请杨先生去听戏，总没有实行，后天请你也去一趟。”杨杏园知道他捧了一个坤角，这个坤角是什么样子，他捧到了一种什么程度，还没有看见，藉此去看一看，也是好的，便含笑答应了。

到了第三日，富家驹果然在晚香玉出演的天乐戏园包了一个厢请他两人去听戏。这天富家驹烦演的，乃是《孝感天》。晚香玉反串小生，小珊瑚演青衣，戏台上二胡京胡月琴琵琶合奏。外面又加上小铜铃九音锣。当晚香玉唱那整段反调的时候，富家驹听到丝竹之音，悠扬婉转，激楚凄凉，不觉也微微的摇着头，领略那种韵味。富家驹不说什么，眼睛望着乃弟笑了一笑。大家听得出神的时候，只见隔座包厢里一个中年妇人，泪珠像断线一般的流了下来。手上一方白绸手绢，左一片右一片湿了许多，她兀自擦着眼泪。富家驹看了，大为惊讶，心想这个妇人的心，也不知有多么灵敏，让这音乐一感动就掉下泪来。看杨杏园时，好像他已知道这其中的内幕，把头点了几点。当时因为要听戏，座儿又离得近，就没有问他。不一会儿工夫，那妇人已先走了。富家驹道：“杨先生，刚才隔壁的事，你看见了没有？”杨杏园道：“我看见了。这里面的大文章，回家去，我可以告诉你。”富氏兄弟，都是好事的，便记在心里。一会戏散回家，一直跟到杨杏园屋子里来，问他这事的原由。杨杏园笑道：“你看那妇人，像哪种人？”富家驹道：“她穿着短短小袄，周身滚着水钻的辫子，珍



珠环子有三四寸长，自然是个南式小吃的时髦姨太太。”富家骏道：“也不尽然。她衣饰虽然时髦，看她和她同来的那个老太太说话，一口纯粹的京音，走的时候，又是行旗礼，决计不是苏州派的姨太太，恐怕是胜朝的风流格格之流哩。”杨杏园笑道：“老大是一毫未曾猜到。老二猜是猜得不错，可是也只猜中一半。她现在是‘宫莺衔出上阳花’了。我原不认识她，因为我那个朋友华伯平，又是她的朋友，常常把她的艳史告诉我，又把她的相片给我看，所以她今天在包厢里的原因，我能猜一个透彻呢。”富家骏用手搔着头发道：“这这这是一篇好小说材料，这次周刊的小说，我不恐慌了。”富家驹道：“你不要打岔，让杨先生说罢。”杨杏园道：“她婆家是个汉军旗人，革命以后，她家归了宗，复姓朱。她的伯父，是做过两三任制台的人，就以她娘家而论，也是极有名的人家，那也就不必细说了。因为她自幼就是风流俊秀的人物，这边朱制台的第三个侄少爷，想尽了法子，才把她讨过来。但是讨过来以后，满清就亡了。所以朱家带着几百万金银珠宝，就避在天津，过她的快活日子去了。那个朱制台呢，这时已死在南方了。他的兄弟朱藩台，也死了多年了。剩下了一班公子哥儿，不但像以前一般的吃喝快乐，而且趁着无人管束，爱玩什么就玩什么。少爷要快活，小姐少奶奶也不能望着，也是一般的乐。就是这朱三爷兴的主意，自己玩儿票不足，在家里又组织了一个票社，小姐少奶奶一齐加入。这朱三少奶奶，最爱的是皮簧，而今家里组织起票社来，她是二十四分欢喜，就专门学青衣。只两个月的成绩，一家人的戏，要算她唱得最好。他们虽在家里玩票，百事都是照着外面一样办，各人都起了一个别号。朱三侄少爷，是‘玉禅居士’，朱三少奶奶是‘鸾笙女史’。这朱玉禅常在义务的堂会戏里票过的，很多人知道。因他的缘故，大家又知道他夫人也是一个名票，‘朱鸾笙’三字，渐渐就在社会上驰名了。人家常和朱玉禅说：‘三爷，听说少奶奶的戏很好，真



的吗？’朱玉禅以为人家这几句话是好话，很是得意，毫不犹豫的说，不错。她还可对付几句。大家听了他的话，便怂恿朱玉禅，也引他夫人到外面来票戏，说了许多次，朱玉禅不免被人家引诱动了。果然就带他夫人出来票戏。这天是人家的堂会，朱玉禅自己反串老旦演了一出《吊金龟》。他夫人朱鸾笙反串小生，就演的是《孝感天》。这个配小旦的，却是一个有名的青衣一树青。像他这样的名伶，本来不能当配角。一来因这出戏，也可说是生旦并重。二来他知道朱家是个大家人家，他的少奶奶是个有体面的人，不能不让她一点。朱鸾笙初次在外出台，就有一个名伶和她配戏，她是多么有面子，心里就有一分欢喜他了。到了后台，有人介绍，一树青笑吟吟的请了一个安。二人一对词，一树青又说着那很尖嫩又柔和的京白，十分悦耳，朱鸾笙又有两分喜欢他。”富家驹微笑着对富家骏道：“你不是说要小说材料吗？杨先生现在就用小说上的章法，和你谈话了。你很不用得做，拿了笔来速记下来就行。水浒上有个‘十分光’，大概这朱鸾笙也有个十分欢喜，你若是记下来，很够用的了。”杨杏园果然是套着水浒“十分光”，说着好玩的，富家驹一说破了，再往下说，就没意思了。于是也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我不用得绕着弯说了。从这天起，她就把一树青印在脑筋里。这一树青，本来是在北京演戏。上天津去，乃是赶堂会，哪里能够久待。因此朱鸾笙就和朱玉禅商量，说是天津住得腻了，可否上北京去玩玩？朱玉禅哪知道这里面的原故，可就听了她的话，一同到北京来。他们在北京，本来也就有房屋的，所以到京里来，也就无异在天津家里。这个时候，一树青正在天乐园唱戏，朱鸾笙就成了天乐园的老主顾，每天一个包厢。先时朱玉禅还同来，以后朱玉禅不来，朱鸾笙仍是继续的到。朱玉禅慢慢有点觉悟了，心想他的夫人，决不是光为看戏要上天乐，必定是于看戏之外，另有所图，便提议要回天津去。朱鸾笙说：‘天津一大家人，有老有小，要讲那些旧



礼节，讨厌得很。不如两个人在北京住的好，事事可以自由。’朱玉禅见她不肯回天津，越是要她去，两人吵了几次，朱鸾笙一赌气，便躲得亲戚家里去了。朱家要顾全体面，不敢声张，只得暂时由她。朱鸾笙本是个风流人物，有家庭的管束。她还不免有些荡检逾闲。现在没有人管她，益发是任性所为。除上天乐园听戏之外，凡是公众娱乐的地方，都要去玩玩，在这里面日子一久，和那班常逛的姨太太都认识了。由此长了许多见识，不敢去的敢去，不敢作的也敢作。一树青又不是个呆子，朱鸾笙这样优待他，他岂有个不知道的。所以不久的时候，和朱鸾笙就认识了。朱鸾笙在那个时候，手上很有些钱，没有受过经济压迫的人，哪里知道什么节俭，她在兴头上，便充量的往外花，其先钱花完了，还可东拉西扯，借贷一点。但是她所交的这些人，除了浮浪子弟而外，便是姨太太和风流少奶奶，那些浮浪子弟，只有和妇女要钱的，叫他借钱给妇女们，哪里办得到。至于姨太太少奶奶呢，十个之中，有九个是扯了一身亏空的。面子上是非常快活，一谈起心事来，都是皱着眉说，没有办法。所以朱鸾笙自己的钱花完了，借钱的路子，也慢慢塞死了，没有法子，就把些珠宝首饰拿去变卖。而且钱来得这样艰难，但是面子上依然不肯露出一丝一毫穷相，照常大阔特阔。后来实在支持不住了，她只好自己和自己转圜，打算回天津去，和朱玉禅言归于好。要动身的前一天，她怕人家说她钱花完了回天津的，在天乐园一定十个包厢，把她所有的好朋友，一齐请来听戏。一树青因她明天回天津，何时再来京，不得而知。于是特为加演一出《孝感天》，作为临别纪念。朱鸾笙的知己女朋友，知道他两人一段姻缘，就出在这出戏上。朱鸾笙要出京，一树青演这出戏，是大有用意的，无不欣羨，朱鸾笙也十分得意。旁人都说：‘这种举动，除了朱少奶奶，别人也办不到。’一传扬开去，把社会上都轰动了。次日，朱鸾笙回到天津家里去，正想和朱玉禅言归于好。不料一进



门，家里人看见她，都板着一副面孔，在她背后，叽叽咕咕，不住的说闲话。朱玉禅劈头一句，就是你还姓朱吗？到我家里来作什么？朱鸾笙又是向不输气的，就说：‘我还有许多东西在这里，怎样不来拿？’朱玉禅说：‘你自然可以拿去，以后你可不能再姓朱。’于是两人一顿吵，马上提起离婚。离了婚，朱鸾笙依旧到北京来往。可是有一层，那些老亲戚朋友，都不理她了。她住在一家公寓里，就要和一树青办交涉，实行嫁他。那一树青是有妻室的，一来不敢惹事，二来见她也没有什么可图了，竟是躲个不见面。她要维持体面，又不肯问人借钱，不到半年工夫，住在公寓里，穷得精光。这个时候，她不但去看戏，连公寓的大门，也不敢出去，因为一件好看些的衣服也没有了。公寓里的房饭钱，也差不多欠两三个月。掌柜的知道她的历史，说道：‘你这种情形，不想法子是不行的。现在一树青还在天乐园唱夜戏，你何不去找一找他？他现在大红起来了，一次堂会要挣好几百呢。’朱鸾笙一想也是，到了晚上十点钟的时候，便步行到天乐园来了。一看大门口，扎着彩排楼，电灯灿亮，汽车马车，把戏园子门口的街道，都塞满了。自己要打算在汽车里面走，免得受碰。两三个汽车夫出来喝住了，倒吓了一跳。朱鸾笙一想，早几个月，自己也是坐汽车来听戏的人，不想今天走汽车边过一过，都要受人家的呼喝，一阵伤心，几乎要落下泪来。只好绕着汽车转一个大弯子，到了门口，忽然一想，若是遇见熟人，多难为情，上前几点，又退了回来。但是自己想了半天的主意，打算来弄个办法的，这样回去，把什么话去对公寓掌柜的说。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子，自己向自己告奋勇，一直就望里闯。偏是前台这些人，又换了一半，在门口的人，都不认得她。她顺着扶梯上楼，想找一个熟人，好让他向后台去通个信。劈头来了一个看座儿的，便问找谁。朱鸾笙说：‘找这里的女茶房张二娘。’那人向朱鸾笙浑身上下看了一看，笑着说：‘她为引人家白听戏，丢了事情了，’



你还找她。’挥着手说：‘去罢去罢。’朱鸾笙一看前面包厢里，正坐着几个熟朋友，自己不敢说话，怕人听见声音，低着头，赶快就下楼。想起当日坐包厢看戏那种情形，曾几何时，简直就换一副局面了，从前上楼，人家欢迎之不暇，而今倒让人家赶起走。幸而没遇见熟人，若是遇见熟人，看起我这种情形，若也是一样赶我走，那不比打着还难受吗？宁可穷死，也不能在这里找人了。这样一想，她马上就回家。又是合了鼓儿词上那句话，‘祸不单行’。陡然刮了一阵大风，天下起暴雨来，她冒雨而归，落得水淋鸡似的。你想，她重来天乐舞台，还不该哭吗？”富家驹笑道：“杨先生说的，和今天的事，全不对题。今天在包厢里落泪的人，是个阔太太啊。”杨杏园笑了一笑，说是自然有原因。要知道杨杏园说出什么原因，下回交代。



第五十九回 里巷荒芜蓬门惊枉驾 风尘落拓粉墨愧登场

却说杨杏园将朱鸾笙的历史，说了一遍，结果还是文不对题，他说自有有一个原因。富家驹便问原因安在？杨杏园道：“那是第一回的事，今天是第二回的事呢。”因就把两个月前自己曾和朱鸾笙同过一回席的话说了一遍，富氏弟兄听了，都叹息了一会。

原来那天晚上，朱鸾笙遇雨而归，就抱头痛哭了一顿，那个公寓里掌柜的，知道她是没有借着钱，也替她发愁。不过他看朱鸾笙是二十来岁的青春少妇，人物俊秀，一定要把她赶出公寓去，又有些不忍，加上她是大户人家一位少奶奶，也不敢轻待以非礼，又只好容纳她住了几天。一天上午，天气很好，趁着公寓里的人都出门了，便踱到朱鸾笙屋子门口来，说道：“朱太太，你这款子怎么样，总得想个法子呀。”说着就踱了进来。朱鸾笙道：“自然我要想法子，不能一辈子住在这里。”掌柜的道：“我问你一句话，你还是要老顾着你那个身份呢，还可以模模糊糊的，找一条路子呢？”朱鸾笙被他问了这一句话，脸上就像喝醉了酒一般。勉强放出庄重的样子，镇静着自己。说道：“你这话我不很明白。怎样是模模糊糊的找条路子？”掌柜的斜着眼睛望她，脖子一扭，说道：“得了，你不明白。”朱鸾笙看着这人嬉皮涎脸的样子，早知道了，心想我随便怎样下三滥，不能为你这几个钱欠账来求你，便道：“你不用废话，欠你的钱给钱。”掌柜的被她这一句话一顶，也就无辞可对了。说道：“很好，只要你能给钱，我们还说什么呢。日子有这久了，我们不能老等，请你告